



本期专题

[《白银资本》究竟犯了谁的忌？](#)

[重构全球主义的世界图景](#)

陈燕谷

[《白银资本》序言](#)

王国斌

[欧洲路灯光影以外的世界](#)

刘禾

[质疑《白银资本》](#)

徐友渔

[《白银资本》究竟犯了谁的忌？](#)

刘禾

[反思习以为常的世界历史](#)

王页

[关于《白银资本》](#)

叶坦

[《白银资本》导读](#)

卫斯

[《白银资本》书评摘要](#)

[看不懂의争论](#)

萧俊

[普遍性的历史建构——《万国法》与十九世纪国际法的流通](#)

刘禾

反思习以为常的世界历史——中国学界关注《白银资本》

王页

对现代社会理论和世界历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进行总的清算，迫使读者用另外一种眼光来审视“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今年3月由中央编译出版社翻译出版后，即在中国学界社科院经济所、历史所《世界历史研究》编辑部等纷纷就此书进行座谈。在日前由中央编译出版社《白银资本》专题研讨会上，学界人士普遍认为，《白银资本》给人一种震撼，令人不由自主地“转换”视角，同时也会产生种种疑问，但这些疑问将使人们重新思考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刘北成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白银资本》译者。目前此书在国外反响很强烈，争议本书涉及到中国，在中国也会引起很大争议。本书的方法论及其作出的结论都会引起争鸣。

陈燕谷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白银资本》前言《重构全球主义的世界图景》作者分引用的很多资料，我的感觉中国人至少学界对此书肯定不会无动于衷。此书用如此不同甚至截然去几百年的世界，特别是在这个世界结构里中国又被安排在这样一个突出的跟我们一向的看法不同的位置安排是否恰当等等，值得我们思考、研究。

《白银资本》的面世并非孤立事件

叶坦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这本书的价值不仅是提供了一个全球视野，而且提供学术研究体系方面的重新思考，这个价值非常大。作为弗兰克体系里面所说的全球视野，实际立足点弗兰克的架构中可以重新审视一些东西。

李伯重 清华大学经济所研究员。弗兰克这本书现在在西方争论特大，骂的人特别多，但觉得还不够，但我觉得此书出来并非一个孤立事件，它是近20年来西方关于中国研究某种程度上的一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导致的最大结果就是亚洲论。我认为，工业革命前，经济联系即贸易，贸易驱动力。工业革命是一个偶然的現象，贸易主义倒是普遍的现象。

麦迪逊7岁时写了《200年来中国 经济的表现》，此书的结论肯定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比克的书比麦迪逊的书出来得更早，它可能就是第一部把有关问题进行总结的著作，至于总结得是否必要的是对我们有启发。

赵世瑜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我读这本书首先觉得它是思想史，而不是经济史，连让我想起启蒙时代孟德斯鸠和伏尔泰对中国截然不同的看法，同样的东西，得出的结论截然相反。看沃勒斯坦、布罗代尔，甚至萨依德，这些全裹在一起，脱离不开，所以如果我们把它当思想史而非史学更凸显一些。

汪高凌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研究员。这样一本书的价值主要是引起我们思考一些东西。

朱孝远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我说三个问题。其一，它对中国的学术发展会起到一定作用。论界带来了挑战，其三，对中国历史学界带来影响。这本书的背景是西方学术和中国学术都发生了学术由分析走向综合，中国学术从宏观走向分析。②多元说。这本书的出版必将对中国学术界产生

贸易出超就说明经济发达吗？

陈燕谷 关于本书第六章《西方为什么能够 暂时地 胜出？》，我与几个朋友交换意见。我在网上看见弗兰克作了一个非正式的回答，他承认的确是弱，但他认为大家应该与我一起来做这全盘否定掉。我的意思是说，这章的弱反而从一定意义上提示我们，因为过去一段时间我们也认为很好说明现在世界的变化状况，但像弗兰克这样草率处理“西方兴起”，促使我们重新考虑包括‘解释’。我在序言中顺着弗兰克的思路说，但我心里怀疑，即世界历史如此巨大深刻的变化是否仅用就能够解释，能够解释不同地区地位的变化。特别是结合弗兰克以往研究的情况看，此书有一个每年的大事时，虽然是全球主义、整体主义，把世界所有地区都囊括进来了，但仔细看他整个的立论其中心始终是欧洲和亚洲，欧亚之外的其他地区的作用，历史上的命运等都被一笔勾销，像美洲被开发运到其他地方，这些众所周知的情况在他的体系中没被考虑。这些问题发生在弗兰克身上，弗兰克是做拉丁美洲欠发达研究而起家并出名的。

刘北成 我们已习惯于批判欧洲中心论（从航海大发现以后），中西的史学基本上都沿着这一点来讲，他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让我们试探是否有这种可能性。他构造了1500—1800年前东方中心论，但这部分论证也比较弱，即刚才燕谷概括的“贸易主义”。我在翻译过程中有一种很多贸易方面的联系，但这些贸易方面联系的经常性是在某些短时期内的联系还是在1500—1800年其系，还有贸易量，有些数字令人惊讶，如印度到东亚之间的商队，牲畜和人加在一起两万多，那么尔发生，还是长年经营。

秦晖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有些贸易额的数字用今天的眼光看的确令人难以置信，不说金问题，不也因史籍记载的数量巨大而成为千古之谜。汉代黄金的流入与明代白银流入一样是个事么就很难说。贸易出超就说明经济发达吗？

典型的“刺猬”之作

秦晖 以赛亚·柏林有所谓狐狸与刺猬之说，按他的比喻，学问家是狐狸，思想家是刺猬。这刺猬之作，思想犀利、批判锋芒明确、视野开阔，的确提出了针对两方面的传统观点都很有批判性。自由主义的那套解释，还是对左派的解释，包括依附理论。这是本书的一个突出价值，是评价这书的。

我要讲的一个关键，并不是这种细节上的问题。评价一个东西的尺度的确有个在什么结构下的“贸易主义”，我觉得还不光是一个“贸易主义”的问题。即使把贸易当作中心问题，也有一个的考虑。到底是贸易量还是什么，这也有一个尺度的问题。一种评价体系都是在一定前提下才能有中心的逻辑是说当时在全球贸易的体系中，西方不能给中国提供商品，西方贸易大量的逆差，从大量地顺差，那么就说明中国是贸易中心，我觉得这个尺度有问题，按这个尺度不仅当时，现在中国中心。现在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逆差国，中国是最大的贸易顺差国之一，仅次于日本。这能说“世界体系的中心”，而美国已经处于“边缘”了么？这个尺度如果延伸到中国历史，问题更大。这书的问题，即使我们就是判断贸易中心，是不是就是以这个社会对外来商品的需求来判断。在具备了这种评价标准是有效的。但问题是我们首先要判断这种评价尺度赖以建立的前提是否成立。其实，书副标题说，就是重新评价发现东方，此书是在此大潮流背景下的产物，那么我们评价它就必须托下。

叶坦 我认为研究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不能抛弃它的政治结构，尤其是政治对于整个经济的干预。历史上最重要的问题，因此很多现象不能只用经济学的尺度去做衡量。就我熟悉的宋代，就有民间你就随便发挥吧，铸币量也大得惊人，若就此说中国先进的話，显然有问题。

小心别把真正的问题掩盖了

朱效远 这本书的一个弱点，就是它不是用中国人的眼睛来看中国，它在反对西方中心论的惰眼光看中国 他真正的弱点是，一方面他以贬低西方中心论，称中国是一个比较发展的国家来立论用的手段或者说态度，还是西方中心论

[我有话要说](#)

刘北成 弗兰克其实不是和中国人站在一个层面上的，他有一个教训中国人的态度

[看别人怎说](#)

叶坦 不是角度，而是层次的问题

[留印象评分](#)

[与作者联系](#)

[推荐给朋友](#)

秦晖 西方中心也好，东方中心也好，也许我们讨论的都是伪问题 捧西方的人和捧东方的人盾远远大于这两种所谓的“中心论”之间的矛盾 中国人和西方人对话，总有一个他是西方人，我就假定中国人是一种立场，西方人是另一种立场，其实远不是这么回事 我们讨论西方中心论，要题掩盖了